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十五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三

王應麟困學紀聞或謂仲尼降黍離爲風然季札觀樂時已爲之歌王矣孔子正樂在後則降王爲風非孔子也

劉瑾詩傳通釋變風作而天下不知王然讀邶風北門曰王事適我衛伯兮曰爲王前驅唐鴇羽曰王事靡盬黍無衣曰王于興師王命猶行於列國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九引韓詩曰黍離伯封所作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又以為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曹植貪惡鳥論昔尹伯奇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乃作黍離之詩亦用韓詩說而劉向新序節士篇云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漢師殊異若此王風不應有衛詩與說近之

雞棲于塒釋文出時字云本亦作塒賈昌朝群經音

辨同陸作時今注疏本作塒非毛舊本
陸佃埤雅釋獸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
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故也頗諳物性然班彪
北征賦視牛羊之下來用詩語作牛羊班氏世傳
齊詩似齊詩作牛羊下來亦未必有意區別也
曷其有佸毛傳佸會也釋文引韓詩云至也案說文
與毛傳同朱子取韓詩義
君子陽陽右招我遊房鄭箋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
時在位有官職也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

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踏巖房中可用男子案周禮春官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鍾磬鄭注燕樂房中之樂鍾師凡祭祀饗食奏燕樂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則此君子之官其磬師鍾師笙師之流乎

文選枚叔七發陶陽氣蕩春心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當是說君子陶陶義

說文解字籥籥也所以舞也引詩左執籥篆籥是古

字

不流束蒲毛傳蒲草也鄭箋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杞叶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翰案顏補蒲蒲頗五切音浦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弦蒲鄭氏讀上聲詩不流束蒲叶下戍許叉蒲或讀去聲鄭頤正芥隱筆記樂天詩莸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蒲作去聲讀

中谷有蓷毛傳蓷鵻也正義釋草云萑蓷李巡曰臭

蓷草也郭璞曰今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䕡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按本草云益母茺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即茺蔚也翰案本草經上品茺蔚子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生池澤名醫別錄一名貞蔚李時珍本草綱目其功宜於婦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之稱又本草上品別出菴䕡陶宏景曰狀如蒿艾之類與此迥異說文解字

推隹也引詩中谷有蓷萑與毛詩雖字通

說文解字灘水濡而乾也引詩灘其乾矣集韻平聲上二十五寒灘灘他干切引詩同云或从隹

傺其歎矣釋文歎又作嘆歗參五經文字嘆詩亦作歎案陸所據毛本作歎張所據毛本作嘆故說互異也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韓詩外傳載此節引詩啜作惙下節引詩

亦作[illegible]

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詩我生之後逢此百離毛萇曰離憂也一作罹今注疏本作百罹釋文罹一本作離指毛舊本也

說文解字𦊿覆車也引詩雉離于𦊿集韻平聲下十八尤房尤切𦊿罦下引說文云云或从孚

爾雅釋器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注覆車網可以掩兎者也一物五名釋文引韓詩施羅於車上曰罿

在河之漘毛傳漘水隒也正義引釋邱云夷上洒下
不漘李巡曰夷上平下洒陗下故名漘孫炎曰平
上陗下故名曰漘不行者蓋衍字釋文引爾雅云
夷上洒下水漘旁从水
顏師古匡謬正俗齊書云紀僧眞夢蒿艾生滿江鷩
白之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
廣言按爾雅云蕭一名萩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
禮所用合脂爇之以饗神者艾一名冰臺此則今
之用灸病者二草名旣不同稱類區別本非一物

較然易了設使齊高謬誤取會一時之應子顯不
當著於史籍以誤將來學者詩云彼采葛兮云云
此之三章蓋詩人歷言葛也蕭也艾也以爲興喻
故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綌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
療疾病豈得又言葛與蕭艾同爲一物乎未聞以
艾爨神用蕭灸病斷可知矣翰案王風懼讒之詩
曰采葛采蕭采艾皆喻己之有用而見忌於時唐
風刺聽讒之詩曰采苓采苦采葑皆喻人之爲言
而虛搆其事

大車之詩列女傳以爲息君夫人作傳云夫人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

案此與毛詩大異以左傳記楚子滅息事考之亦不合蓋此息君夫人與息嬀別爲一人楚以息嬀故滅息卒納息嬀所謂息夫人三年不言生二子者是也此之入宮而不貳醮與息君俱死者乃別一息君夫人非息嬀也書缺有間幸得子政表之息君夫人不死矣白虎通崩薨篇引穀則異室二句云合葬猶何以同夫婦之道也取爲禮制其非男女淫奔可知王命岳詩牖以爲大車之淫甚於邱麻邱麻淫人大車淫鬼令人不免失笑

毳衣如菼毛傳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鄭箋菼薍也
正義釋草云葭蘆菼薍孫炎郭璞皆以蘆薍爲二
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薍爲一草此傳菼爲蘆之
初生則意不同李巡之舊以蘆菼爲一也戴氏考
正按蘆字譌當作萑孔沖遠不能考正而溷蘆菼
爲一非也夏小正七月秀萑葦傳曰未秀則不爲
萑葦秀然後爲萑葦故先言秀又曰萑未秀爲菼
葦未秀爲蘆是菼與蘆乃萑葦二物初生之名凡
詩中曰菼葭曰葭菼曰萑葦及今人曰蘆荻皆並

舉二物蒹葭萑菼一也葭蘆葦一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多本毛詩於菼字云萑之初生然則毛詩轉寫譌失顯然矣案說文解字繝帛騅色引詩毳衣如繝則繝又詩之本字也

說文解字𣰿以毳爲繝色如虋故謂之𣰿虋禾之赤色也引詩毳衣如𣰿與毛詩作璊訓頳字異義同

邱中有麻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首章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邱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

傳于國子嗟父鄭箋言于國使邱中有麥者其世賢案周禮地官大司徒疏引鄭氏發墨守云留乃在陳守之東堤留邑之證毛鄭時古籍猶多指稱父子必確有根據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貌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

陳此心序張彩詩原云夫以無邪蔽三百乃夫子代

爲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
於桓武士有緇衣之好女有雞鳴之風安得概以
淫斥之畢仁人義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恐入妖女
狡童之案不其寃乎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
說極通澈
嵩坤鹿門集有說鄭風篇云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爲
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
是也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
不能口禁而人熄之者秦沒而漢求口經於天下

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

而並見此仍襲魯齊王氏之說而小變其詞未足

爲定論也

詩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

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此作詩

者之正意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

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則就詩人好

賢惡惡之心以著其效而立之準也

緇衣之蓆兮毛傳蓆大也本爾雅釋詁釋文引韓詩

云儲也案說文解字蔗𢊍多也儲即𢊍多之意惟𢊍多故大要是一義陳第毛詩古音攷蔗音考叶𡬫字又改作韻

黃文煥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仲子指祭仲叔段失道而公不制且與祭仲謀欲待而殺之故詩人知其意若祭仲有請而設爲公拒之詞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莊公縱不愛段獨不愛父母乎獨不畏公侯之議乎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是爲諷諫

范處義詩補傳叔于田與唐風揚水椒聊皆不謹於始彊宗之變也猶葉卷條枯人隱見跋扈之勢將叔無狃戒料禍敗之萌與揚水之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皆以微詞見意乃或以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其說詩亦僻矣

說文解字膻肉膻也引詩膻裼暴虎集韻上聲二十四緩膻胆或省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毛傳忌語辭也鄭箋忌讀如彼

已之子之已案古人語辭多用兮字又轉作猗其揚聲讀者則作止作只又轉作忌皆隨其鄉語而異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引五經要義國君及元帥戎車將在中央主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案隋志有五經要義五卷梁十七卷雷氏撰序在沈文阿何妥下蓋南北朝末季之人

洵直且侯毛傳洵均侯君也鄭箋言古朝廷之臣皆

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三英粲兮傳云三英三德箋云三德剛
克柔克正直也案爾雅釋詁公侯君也此毛鄭之
所本然臣謂之君而又以君子解君字少見迂曲
英俊固是德然與彼已之子句絢隔釋文引韓詩
云侯美也初學記引郭璞毛詩拾遺云英謂古者
以素絲英飾裘即上素絲五紽也朱子集傳並取
之
舍命不渝鄭箋舍猶處也戴氏考正案古字舍釋通

禮記含萊作釋萊是也又澤釋亦通考工記水有
時以凝有時以澤謂凝冰復釋故李軌音釋是也
管子引此詩作澤命不渝澤與舍義並爲釋言自
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
遵大路兮序謂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
思望焉朱子初解亦從序說後定爲淫婦留其人
之詞引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爲證劉瑾集
傳通釋謂宋玉去古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本
旨不知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賦本假詞以諷於婬

此正玉之微辭也詩序首語國史所題其去古不

更近乎

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惑祛吝亦泯李善注

引韓詩薛君章句曰祛去也案毛詩無單用祛字

者祛與袪袪从衣不同未知當屬何句附識於此

說文解字敵𥂝也引周書以爲討又引詩無我敵兮

案敵古文𩲡字也

黃文煥云有女同車詩序刺忽之不昏於齊也齊女

賢而不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刺之按

詩稱孟姜明是齊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淫

詩

鄭志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

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

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

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

達經意翰案麟趾美振振公子管蔡亦在其中厥

後監殷乃以武庚叛耳初亦未嘗不仁厚也聖狂

之介只在一念間耳

說文解字𦱤木堇朝華暮落者引詩顏如𦱤華集韻去聲二十二稕𦱤橓蕣三字同案𦱤是本字舜古文假借字

埤雅釋草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蓋山性宜木隰性宜草而扶蘇荷華橋松游龍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橋高也游縱也以縱故謂之龍上聲曰橋山海經曰其上多橋木而鄭讀曰槁誤

尤侗西堂雜組近世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

問難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曰郎有男女字亦何必遂爲淫奔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謂之淫奔也言未旣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于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奔者也忠悫遽起

揖曰先生言是也鞫案狡童序刺忽也不能與賢

人圖事權臣擅命嚴粲詩緝以彼狡忽所用之人

子以稱忽語意尤爲倂治

褰裳序云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

也春秋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

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

又呂氏春秋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

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

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子產在焉

不可攻也桊(?)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
輟攻鄭案子産爲之詩亦賦此詩也非子産自作

以古傳記徵之皆與序說合

詩序丰刺亂也謹案

御纂詩義折中鄭人悔不從晉故託爲婦人之詞言男
子親迎車已在巷而悔已之不送以比晉人爭鄭
兵已在道而悔已之不從也二章比晉人伐鄭已
在郊而悔已之不服也三章比賦幣已具晉君一
來則近服矣

東門之墠釋文出東門之壇云依字當作墠正義徧撿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案注疏本作墠依定本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余氏蕭客據唐石經皆作壇今唐石經亦作墠埤雅釋草東門之墠茹藘在阪言男女之際以禮則近而易如東門之墠以色則遠而險如茹藘在阪也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室

家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

可與成爲室家也經文作有靜室家載毛詩作踐

訓淺者各自爲義尤覺古雅

風雨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

淒淒雞鳴喈喈毛傳興也鄭箋云興者喻君子雖

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唐李頻有風雨雞鳴詩起

云不爲風雨變雞德一何貞結云欲識詩人興中

含君子情推國輔上何都督啟書君子脩身終不

變禮爲拘俗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善人不
拘俗也皆合序意
說文解字湝水流湝湝也一曰湝湝寒也引詩風雨
湝湝案今詩無此詩疑風雨淒淒之異文也
青衿序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脩焉范祖禹曰
大亂五世學校廢之由也此詩自漢以來諸儒皆
主學校說集傳定爲淫奔之詩他日朱子作白鹿
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亦以古義未
可遽廢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竝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旣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

挑兮達兮釋文挑說文作叏叏令說文叏滑也引詩叏兮達兮又辵部達字仍引作挑一依毛詩一存異文也

揚之水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其首章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次章曰終鮮
兄弟維予二人蓋同宗大臣爲此詩與籜兮稱伯
叔者似出一手
縞衣綦巾說文絣字引詩作絣巾云未嫁之女所服
集韻平聲上七之渠之切絣綦帺綥並同云絣或
作綦帺古作綥或䰆作綨𦃇
聊樂我員楊簡慈湖詩解謂員是姓樓大防攻媿集
存其說而非之以員本彭城劉氏奔魏自比伍員

更姓古無此姓乃語助辭釋文我員本亦作云韓詩作魂神也盧氏考證案元烏景員維何箋云員古文作云則作云云者古文也正月昏姻孔云釋文本又作員此韓詩作魂尤可見毛詩本作云也戴氏考正員旋也言聊樂於與我周旋下章又言聊可與之歡娛娛對員爲義

集韻平聲下九麻之奢切闍城臺也詩出其闉闍徐邈讀又時遮切亦有闍堵字引爾雅闍謂之闍或从土又有荼字芀也爾雅蘩皤荼則荼與闍古韻

本相叶也

王志長毛詩刪翼野有蔓草子太叔賦以享趙孟子蟜賦以餞韓宣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而歌野有蔓草古人於君臣朋友間每託言美人以致流連想慕之意簡兮詩西方美人可證此詩若爲淫奔名卿何以賦之大聖夫子何歌之以示子路宜以古序爲正案詩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遇焉此本託興之意

韋昭毛詩答問國多兵役男女怨曠於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游於洧之外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蕑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見太平御覽所引直說男女會聚又甚其辭則以淫奔解此詩不始於宋人矣

零露漙兮匡謬正俗詩古本有水旁作漙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爲漙字讀爲團圓之漙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曾無疑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兗反此字本作霡或作

漙耳單作㝅者古字从省又上亮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翁棨呂氏字林收𡨀字亦是

三家經異文

顧野王玉篇𤮲眉目之間美貌引詩清揚𤮲兮集韻上聲三十阮𤮲面柔也引韓詩清揚𤮲兮則玉篇所引亦韓詩也文選潘安仁射賦引薛君韓詩章句靑靜也亦可互證又子華子引詩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淸風婉兮案子華子或出漢魏人所擬而清揚作清風則用三家本也孔子家語致思篇

引詩又作宛王肅注宛然美也

集韻平聲下十一唐收當切瀼霎露盛貌詩零露瀼

瀼徐邈讀或从雨

說文解字溍水出鄭國引詩溍與洧方渙渙兮集韻

平聲上十九臻溍字注通作溱淨

溱洧序刺亂也太平御覽卷三十引韓詩溱與洧方

洹洹兮注洹洹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

盛也惟士與女方秉蕑兮注秉執也蕑蘭也當此

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拂除邪惡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薛君此注似謂往觀之人所自作玩詩明言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則從旁觀指斥可見且往觀乎以下承上而言非謂淫者自詐也釋文引蕑兮韓詩云蓮也洵訏韓詩作恂盱云恂盱樂貌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漢書地理志引詩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作灌作菅與毛韓並異作恂盱與韓同與

毛巽者班氏傳齊詩也

釋文渙渙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段氏玉裁詩經小學許書必未作沇汍从水丸聲胡官切即洹字之別體案段氏說與韓詩作洹洹同

齊雞鳴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而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人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薛君曰雞遠鳴蠅聲相似薛注與毛傳蒼蠅之聲有似雞之鳴同而以爲讒人義別王應麟玉海引作

伢人也則所見之本異較義近

說文解字昌日光也引詩東方昌矣是東方明矣之異文

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顏師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云往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巙皆音乃高反言往適營丘而相逢於嶩山也又云著地名卽濟南郡著縣也乎而語辭一曰門屏之間曰

著案呂氏讀詩記引崔靈恩注遂茂昌三者皆地
名也義亦似本齊詩
後漢書馬融傳章懷太子注引韓詩齊風曰並驅從
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與毛傳合說文解
字豣三歲豕肩相及者引詩並驅從兩豣兮豣郎
肩也豳風七月傳三歲曰豣周禮春官大司馬鄭
注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與毛
韓並異
東方之日兮文選宋玉神女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

日言所說者顏色美盛也言美者東方之日與毛
傳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不同而與陳
風月出詩意合
東方未明序刺無節也朝廷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
掌其職焉鄭箴詩經原解與居號令非辰夜者所
得司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
爾
荀子大略篇引詩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以爲諸侯召
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與毛傳爲臣

顛倒衣裳而朝義合

葛屨五兩釋文兩王肅音如字沈音亮案說文解字緉履雙枚也集韻里養切與緉兩从並收上聲二十六養此王肅音如字也晉書阮孚傳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量即兩字此沈重音亮

曷又從止正義言以意從送與之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邱光庭兼明書引左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姜氏于讙讙魯地謂是從送至讙入于魯地而以孔爲失

蓺麻如之何釋文蓺本或作藝案白居易六帖卷八

引詩作藝藝卽蓺之俗字也

禮記坊記引詩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鄭注橫從橫行治其田也釋文本亦作遊行治其田顏師古匡謬正俗禮云古之冠縮縫今也衡縫衡卽橫也不勞借音而徐氏並音橫皆失之詩釋文引韓詩衡作橫從作由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楊愼丹鉛錄由與農同引韓詩外傳云云又呂氏春秋管子歷紀皆云堯使后稷爲大田注大田大農也錢

譜神農幣文農作山蓊茶阿毗曇論日恆逐月行
一日相還四萬八千八十由旬以由旬爲尺度數
名亦因此山字也
說文解字嫋順也引詩婉兮嫋兮集韻上聲二十八
獮力轉切嫋嬈嫋二字並同亦書作嬝
總角丱兮宋本作卝卵參五經文字卝古患反見詩
風則唐時本亦作卝也今以周禮礦作卝此从丱
略有分別
說文解字獜健也引詩盧獜獜集與毛詩作令令傳

訓纂瑕辭義別

毛奇齡國風省篇鄭人暴虎齊俗從獵非騶虞之仁也叔于田盧令令兩詩皆曰美且仁仁夸詞也

其人美且鬈毛傳鬈好貌鄭箋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朱子集傳鬈鬚鬢好貌能得毛義

說文解字偲彊力也引詩其人美且偲與毛傳多才義合朱子集傳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卽此字

集韻入聲十六屑蒲結切僘敗也詩僘笱在梁徐邈

讀今韻不收

其魚魴鰥釋文鄭古魂反魚子也案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引詩曰弊笱在梁其魚魴鰥是鄭箋本作鯤而做又作弊也

揚時詩辨疑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其可得乎

齊子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臧氏考正按發又

有發鉫之義方言云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然則發夕謂夕而鉫車與正合齊人語又郭璞云今通言發寫寫即鉫字古音夕似略切發夕即發鉫語之轉耳說有根據

邱光庭兼明書齊風猗嗟篇云美目揚兮毛傳曰好目揚眉也孔頴達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明曰經無眉文毛何得以爲揚眉孔又以爲眉毛揚起是其不顧經文妄爲臆說蓋揚者目開大之貌

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曰目上爲明目下爲清明曰亦非也淸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淸也衞風云美目盼兮若以目下爲淸盼當復在何所案淸與揚皆目之所以爲美二章同義邱說是也

說文解字顯下曰眉目閒也引詩猗嗟顯兮案顯是名字異文

文選傅武仲舞賦注引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又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引韓詩

曰舞則蕘兮薛君注同案說文綦似組而赤舞則
綦即六轡如組之義蕘是訛字又四矢反兮釋文
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也與毛詩異白虎通鄉射
篇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
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禮讓可以選士
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
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
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以戒不虞也何
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此則說

四矢禦亂從選字爲義與毛傳選齊貫中之義協

漢書地理志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引詩寘之作寘諸以子之營引齊詩例之此亦齊詩也

摻摻女手毛傳摻摻猶纖纖也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引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然則毛訓本之韓故也說文手部戈部皆引詩作攕攕女手玉篇手部引詩同

楚辭七諫王逸章句媞媞好貌引詩好人媞媞與爾

雅釋訓媞媞安也正合詩正義引爾雅及孫炎注詩作提提孔氏據毛而改

說文僻字僻避也引詩宛如左僻與毛詩異宋諫詩故左辟象揥貴者飾也乃冬服夏屨女誅婦功貧賤猶可耳富貴則褊甚矣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正義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莫其集注序君子儉以能勤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徐氏與喬云君子 所其無逸不過知民之依若魏君采莫以自課直與民爭利矣可謂儉

勤乎儉勤不中禮貪忍皆從此出也

埤雅釋草河汾之間謂之莫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柳有毛刺味酢始生可以為羹今人蠶繅以取繭緒其子如緒實而紅蕢人謂之乾絳蕪以此也今吳越之俗呼為茂乎汾沮洳之詩一章曰言采其莫二章曰言采其桑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織事而采莫終於侵蠶事而采桑也

呂氏春秋重己篇高誘注樹果曰園引詩曰園有樹桃誘習韓詩然則園有桃韓詩桃上有樹字

我歌且謠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正義引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之消搖案初學記卷十五引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義與毛同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即此古字通用毛詩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王肅注仍依爾雅正義謂傳與爾雅正反是傳寫誤也施士丐詩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令無可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承毛而誤今易之云陟彼岵以望父岵多草木蔽之望父而不見父也陟彼

屺以望母屺即無草木蔽之望母而亦不見母也
猶來無棄厥家詩緝母尚思之無棄母不歸林若撫
詩誤取之以爲得其旨矣
桑者閑閑兮釋文閑閑本又作閑閑案白居易六帖
卷八十引詩作桑柘閑閑與釋文說合而者又作
柘釋文所略也
蔡邕琴操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傷賢者隱避
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
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

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
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
琴而鼓之案琴操古琴曲詩歌五曲一曰鹿鳴二
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或以伐檀
風詩不宜與雅南並入樂歌疑伐檀卽小雅之伐
木案蔡氏序伐檀操有素餐及懸珍奇積白穀語
實魏風之伐檀也琴曲復有十二操九引河間雜
歌二十一章並非風詩且可入樂何獨於伐檀而
疑之乎毛詩序伐檀而貪也鄭箋說首三句云是

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也說不稼以下云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呂祖謙讀詩記坎坎寘之河干悠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爲而來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苟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與毛鄭義合

莊子徐無鬼篇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宊蓋化用詩不稼不穡四句語義

不素餐兮毛傳素空也楚辭九辯王逸章句謂居位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也訓義與毛不殊文選傳武仲舞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又潘安仁關中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餐者質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訓素爲質尤諦切

胡取禾三百億兮毛傳萬萬曰億鄭箋十萬曰億正義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筭術皆以萬萬爲億又曰箋以詩舊古人之言故今古數知古億十萬

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言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案義當從鄭

寘之河之漘兮釋文本亦作脣案鄭注易緯乾鑿度引詩作脣鄭先學韓詩則作脣者韓經本也說文解字漘水厓也引詩寘諸河之漘兮亦與毛異

不素飧兮毛傳熟食曰飧鄭箋飧讀如魚飧之飧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

邱光庭兼明書碩鼠 刺重斂也孔穎達曰碩大也其

鼠頭似兎尾黄色又引許愼云碩鼠有五伎皆不長陸璣毛詩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班謂之雀鼠明曰經文但然義理無證何爲廣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則此爲常鼠也言其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言之耳唐仲友詩解以碩鼠爲愛君之至尤有精思卓識

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其後廢賢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斂重而譚告通班

祿頗而傾甫賴行人歷而縣贊諷案符引詩與文
特多此說履畝稅而碩鼠作則春秋以前已有履
畝之稅不自魯宣公始矣其云譯告傾甫循上下
文義亦當指詩篇言第不知爲何篇與文鹽鐵論
鹽鐵取下篇亦云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
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
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與潛夫所引詩是一家學
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
牛角疾歌高誘注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

食我黍云云三章全載案後漢書馬衡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今本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桓公得之以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碩鼠當是碩鼠之譌此說甯戚歌碩鼠之詩而史記鄒陽傳集解藝文類聚文選成公子安嘯賦注皆引甯戚飯牛歌凡三章後人擬作耶抑疾商歌殆非一歌耶

漢書地理志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故參爲

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人不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歲聿其莫毛傳聿遂也臧氏琳正按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亦以為辭助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爾雅遹曰也述也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

篇曰爲改歲釋文云聿遹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
釋文云聿詩作聿劉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
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爲
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
觀厥成遹追來孝並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
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述爲述
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欥字注云詮詞也
从欠从曰曰亦聲引詩欥求厥寧然則欥爲本文
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

端詮而繹之也

後漢書張升傳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章懷太子注引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爲己身已作以說義亦與毛傳異

列女傳引詩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利也案漢書匡衡傳晉侯好儉而民畜聚當亦指蟋蟀篇言

林岊撫詩談唐風山有樞篇注云答前篇蟋蟀之意

而解其憂非奚齊是時狄強晉弱國人明知國非其國而未敢言故第諷其取樂恐一旦見滅則衣裳車馬庭內鐘鼓酒食俱為他人所有其辭直其情危其意迫切而有餘悲胡云解憂也案如此解與序刺昭公義合

弗曳弗婁釋文婁爲云牽也案玉篇手部引詩弗曳弗摟馬季長訓牽則其所注本作摟也又弗鼓弗考釋文弗鼓本或作擊非案文選潘安仁河陽縣作詩顏若楠不火李善注引毛詩曰子有鐘鼓弗

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用則鼓或爲擊之證李善謂者與槁通則弗考或有作弗槁者歟

春秋公羊傳隱五年何休注引魯詩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御白虎通禮樂篇引大夫句作詩傳案此當是魯詩說何不日鼓瑟議也

儀禮士昏禮宵衣在其右鄭注宵讀如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又特牲饋食禮注宵綃

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
宵禮有玄宵衣案此作朱宵明宵與綃同仍用魯
詩義禮記郊特牲注引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
朱襮則魯詩朱繡作朱綃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十
六引劉芳詩義疏繡當為綃綃綃亦本魯詩為說
詩綢揚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
昭不能制曲沃鄭風言忽不能制權臣又云昭公
時晉人之心倘未渙散其樂從沃者沃之黨耳故
詩者設為國人相語之詞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人正所以泄沃灊之謀而非叛晉者之所自作也

說極近理

椒聊之實陸璣疏聊語助也朱子集傳從之案毛傳椒聊椒也楚辭懸命王逸章句亦云椒聊香草也

碩大無朋毛傳朋比也鄭箋無朋平均無朋黨王肅孫毓申毛訓無比例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正義以孫爲不然極爲鄭氏圓成其說終不若王肅之義長

說苑立節篇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之哉此非斷章取義也詩人詠此本以懷良篤修激之人非直美曲沃桓叔也

晉粹中詩說詩人每以薪喻昏姻如析其柞薪析薪如之何是也京漸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昏姻之義焉柴薪桂之義本此

見此邂逅釋文出覯字云本又作逅解覯解說也韓

詩云遐觀不固之貌今注疏本作遐近而毛詩古本與韓詩同作遐觀也粲者釋文字林作𥹸案廣韻粲字注引詩傳三女爲粲是毛詩本文或作粲者也

有杕之杜顏氏家訓書證篇江南本並木旁施大河北本皆爲夾狄之狄讀亦如字釋文杕杜本或作夾狄字非也然則顏所非者黏河北本也

獨行睘睘釋文睘本亦作煢文作焭案書洪範正義引作煢煢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李善注引作焭焭

說文解字瞏目驚視也引詩獨行瞏瞏與毛詩瞏
字亦小異

詩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自我
人居居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自我人究究
傳究究猶居居也正義引爾雅釋訓云居居究究
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
人之惡載毛傳似有區別埤雅釋獸晉人刺在位
不恤其民其詩一章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二
章曰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言大夫體兼以剛文

之而已今其用字等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若猛
以言不逼究究以言不忽豹袪下大夫也豹褎上
大夫也尤見明晰
鴻羽王事靡盬毛傳不攻緻也四牡章傳又云不堅
固也案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苦良注鄭司農苦
讀爲盬典絲注受其粗盬之功以給有司之功用
其言功者皆可與毛詩相發詩正義盬爲鹽字誤
義同
采苦詩解頤曲沃奸臣王不命而擅請非禮也不句

王而請命於其使尤非禮也兩稱子之衣證見無
君之心焉夫子著之於經見世變之窮而傷周之
衰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毛傳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
鄭箋道左道東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
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
邱光庭兼明書明鄭入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
生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
即已寡特而恩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

如樹既剪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休息於義何居案鄭義申毛道左之陽道左之陽人宜休息義下言人不得休息以杜之特生陰寡也乃言人不願休息之義詩中層折都到生于道周毛傳周曲也釋文引韓詩周右也對在而言然不如曲字義密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臧氏考正按漢書云不以夫在亡爲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既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誰與獨亦不辭與當音餘誰

與自問也訛與獨處內六檀弓惟與哭者語同說義

其精可以羽翼傳箋矣八

人之爲言正義定本作僞言釋文大或作僞字非案

白帖九十二引詩作人之僞言從定本也

采苓毛傳采苓細事七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

幽辟喻無徵也鄭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鄭志答

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言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

高朝瓔讀詩略記采苓于隰采苦于澤采葑于圃

皆非山中之物而曰巔曰下曰東歷歷可指喻讒

口之善狀并荁釋草苓甘者苦苦皆譖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謂為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謂之之之況也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謂之之之況也采葑則有時而甘亦有時而苦采葑則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併謂之之之況也皆深得箋義

洪适隸續卷四載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是以為刺刺作剌猗作兮不稼不嗇穡作嗇坎坎作飲飲三歲貫女貫作宦山有樞作蓲何不日鼓瑟何作胡與毛詩異又有一聯

二十餘字寥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
雞八字可讀其間齊韓字盡敘二家異同之說也
斷珪殘璧彌當寶貴已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多林木民以取爲室屋及定
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
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
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载小戎之篇皆言
車馬田狩之事

沈萬鈳詩經類考鄭風都曼齊風闡緩秦風廉勁亦

由風聲氣習使然其形諸聲音秦獨大於諸國

車鄰釋文本亦作隣又作轔案漢書地理志作車轔王逸楚辭九歌大司命章句引詩有車轔轔亦作轔張參五經文字轔轔詩本亦作鄰則唐初張所據本作隣陸所據者今本也

車鄰序美秦仲也嚴粲云詩繇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楊以愼丹鉛總錄取之以車鄰刺穆公使詩人傳令近小人而遠君子也穆公學於寺人聖人錄此以爲秦風垂戒深矣

埤雅釋馬說纖曰搴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爲卓伯的顙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盤題額上當顱如月者所以象顱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顙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爲的顙蓋震二一陰在上故爲的顙夫文入二爲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額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曰的顱非也

說文解字驖馬赤黑色引詩四驖孔阜駟作四訓驖

字與毛傳駁雜亦小異

呂大臨云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也駟驖詩稱秦君始爲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稱備云爾翰案使令惟寺人從公多媚子此臣之所以日諂君之所以日驕秦法密於秋荼端由於此也

說文解字輶輶車也引詩輶車鑾鑣案鑾正字亦爲古文假借字

臧氏毛鄭詩考正秦駟驖三章箋云置鸞於鑣異於

乘車也震按車亦無鸞在鑣之制蓋輶車鸞鑣非
對文輶車也鸞也鑣也三者皆因所見言之耳又
小戎首章傳游環靷環也震按釋文作靳環引沈
重之舊本皆作靷今考下言陰靷鋈續傳曰續續
靷也箋云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然則靷環與游
環乃爲二物詩並言之轉寫訛溷後人遂莫之辨
春秋傳言如驂之靳說文靳當膺也蓋詩謂之游
環春秋傳謂之靳漢時謂之當膺驂從靳而後於
兩服其首正兩服之胸於此有環以貫其外轡箋

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爾雅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可與箋和發足下陰靷傳箋不詳其所在孔沖遠云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車今考車前揜軓其上不堪任今時車揜馬之靷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軓之前故稱陰靷耳攷東原先生嘗著考工記圖二卷引證羣籍羽翼鄭氏於聶崇義三禮圖多所訂正此其一班之見也

載獫歇驕毛傳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詩本爾雅釋畜文爾雅作猲獢郭璞注引詩載獫猲獢說文解字犬部漢書地理志引詩皆作猲獢文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屬車之簉載獫猲獢歇又作猲歇詩三家本如此鄭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載訓始頗費解不如車載義順陳奐兩山經譚諸家皆以獫為田犬名長喙曰獫歇驕者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以為田畢而遊園載獫於輶車以歇其驕逸亐謂犬獰惡曰獫

馬跑逸曰驕蓋言用畢而脫犬於車上息馬於轂下於以行圜而游息也自注又廣韻馬高六尺爲驕說亦有據

集韻去聲十遇續辭屬切連也詩陰靷鋈續徐邈說釋文續鋈舊如字徐辭屬反集韻本此收入去聲也

禮記聘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節末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而荀子法行篇亦載此文與聘義小異今載之子貢問於孔子曰

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橈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又初學記引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抑而不撓有似於義有

咫嫏嬛館補校

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璽之如堅有似於禮
亦似說溫其如玉之義而與禮記聘義荀子又與
龍盾之合毛傳龍盾畫龍於盾也合而載之鄭樵詩
辨妄以爲二盾之稱朱子集傳兼用其義
說文解字軜驂馬內轡繫軾前者引詩鋈以觼軜與
毛詩鋈字異
顧野王玉篇盾部引詩蒙瞂有苑伐作瞂苑作菀又
考工記弓人鄭注引詩竹䩢緄縢閉作柲皆三家
經異文釋文竹閉本作竹柲又與鄭引詩異

列女傳引詩愔愔良人厭作愔愔聲相近也

李因篤蒹葭說秦之封域本周之舊都周家積德累仁流風遺俗宜有存者何至一變而爲車轔駟鐵小戎諸詩及讀蒹葭三章乃知周之遺民不忘故王思乎王之在洛所謂在水一方溯洄溯游者皆指洛陽言也此前人之所未發王恕石渠意見以此詩爲聘賢者未得而行人歌之之詩黃之雋詹言謂當是蹇叔一輩人所作蹇叔送其子與師曰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

之所辟風雨也遐思婉致同一吐屬說皆有見

蒹葭萋萋釋文本亦作淒唐石經本宋本皆作淒淒今注疏本作萋集傳用石經宋本作淒文選潘安仁河陽縣作詩注引韓詩苑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與毛詩采蘩傳沚渚也義合

集韻平聲上六脂汥渚坘沶說文从階引詩宛在水中坻或作汥渚坘沶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傳條稻梅柟也皆本爾雅釋木條稻郎稻山榎郭璞注今之山楸梅柟孫炎曰

荆州曰梅揚州曰柟郭璞注似杏實酢釋文引沈重云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柟陸璣詩疏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頭尖赤心華赤黄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毛晉陸疏廣要爾雅之梅柟乃似豫章者古稱梗楠豫章郭景純不得以似杏實酢解之翰案有條有梅皆以山材言與梅杏之梅不同

顏如渥丹釋文丹如字韓詩作沰音撻各反沰赭也

楊愼丹鉛總錄以渥丹爲花名其說亦異

有紀有堂毛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有堂本爾雅釋邱畢堂牆爲說甚訓紀古無所見釋文紀本亦作屺洗音起正義案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然則毛舊本是屺字卽釋山之無草木屺也山無草木之處似屋基然故訓爲基也

徐氏與喬云或告平王以岐西之地予秦竊謂不然犬戎之力足以殺幽王取宗周非列侯所能御也

且召犬戎者申侯立平王者申侯平王能背申侯以令諸侯乎申侯能率諸侯以攻犬戎乎惟秦與戎為世仇而其地又相近故不得不賜之岐西而與秦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是藉手於秦以報仇與秦猶愈於與戎平王此舉未為失也

黃鳥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史記秦本紀穆公卒葬雍從死者一百七十

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皆與序合史記蒙恬傳蒙毅言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亦歸罪於秦穆乃漢書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注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鄭箋從死自殺說本於此曹子建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王仲宣詠史詩秦穆殺三

良惜哉然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背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李德裕三良論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矣是皆以承恩自殉為言而非穆公之亂命矣正義通鄭說云殺人以殉葬當是後主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非後主之過愚以為三子非自殺

以殉實康公以父命殺之也玩本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知爲主命所迫曰殲我良人實刺夫殲之者也案史記載秦武公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乃止則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互殉葬穆公以霸顯名於西秦乃不能革除弊俗遺命劇生反多至百七十人此詩之所以興刺也刺穆公即以刺康公罪分首從檮斥亂命而聽從亂命者自在其中矣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

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

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怃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大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可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

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顛倒太子曰君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

翠琅玕館補校

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韓詩外傳

卷八亦載此條無趙倉唐賜太子衣以下語何亦

小異記敘容與婉曲而說三詩之與人尤為切摯

說文解字鴥鸇飛皃引詩鴥彼晨風又鸇鷐風也玉

篇同詩毛詩作晨風別本有作䫻風者故許氏據

用之埤雅釋鳥引偽經曰䳕好風鷊好雨然則謂

之晨風可知也已

隰有六駮毛傳駮如馬鋸牙食虎豹說本爾雅釋畜

郭璞注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

音如鼓食虎豹正義引之爲證以駮爲獸不爲無木但循上下文義苞櫟苞棣樹檖皆言木不應中閒橫插一獸且駮之爲獸非可恆見詩人何得與苞櫟並言陸璣詩疏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色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正義據以爲言是也又案陸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檕迷相似又似駮馬云云引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檕迷檕迷尚可得駮馬酈道元水經注狐子水有栝柏數株檀馬成林謂檀及駮馬也黃氏淦詩經精義用衆參之說

云旨鵰爲雝渠以鳥名桑扈桃蟲鳥以木名游龍一名馬蓼草以獸名六駮木以獸名扶蘇木以草名茅鴟鳥以草名尤狐獸以草名乘搗獸以鳥名至莨楚介疑草疑木之間蝙蝠在非鳥非獸之列而異物同名同物異名更不勝數矣棠莎雞亦是鶼蒹草鳥二名

雅釋木山有苞棣隰有樹檖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檖以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案論語唐棣之華兩節何晏集解歸上爲

一章謂賦此詩者以言從道陸氏從此生義未免迂曲

無衣序刺用兵也不指言何公時詩叫豐坊所傳僞傳詩以爲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逃之賦也而移在秦風之首次以小戎車鄰終南駟鐵皆襄公詩案史記秦本紀有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又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以史證之不爲無據

然秦以王事與戎者不止於此前乎襄公者有莊公之事秦本紀載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此與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尤切後乎襄公者有穆公之事左傳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雖爲晉侯所辭而已實見師而至河上矣亦非無與於王事然詩次在黄鳥晨風之下渭陽權輿之上序又明言刺用兵攻力公二年秦伐晉於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此其見於史傳者

案爲康公時詩矣康公承穆公霸西戎之餘烈凡霸者類皆假天子之號詩中稱王不必實秦王命也因王之一字改移詩次以遷就其說夫豈可哉

與子同澤毛傳澤潤澤也如字訓鄭箋云澤褻衣近汚垢用說文釋袴也以通毛傳潤澤之義案孔安國論語注褻衣袍襗也劉熙釋名汗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

列女傳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
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其作詩曰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顧你路車乘黃君子曰
慈母生孝子與序說渭陽彤刻念母也義合
朱道行詩經集說通晉霸中原秦穆之力也春秋載
秦晉交戰抑晉予秦即詩餘渭陽之意
初學記卷二十六引蔡謨疑字義佩者服用之稱珮
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玉器則字
從玉案隋唐志無疑字義之目當在蔡謨集

史繩祖學齋佔嗶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於
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
揚子雲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乃
始以夏屋爲屋宇楊愼丹鉛錄本其說又引周人
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
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故曰房俎以證夏屋
之爲大俎然楚詞涉江篇曾不知夏屋之爲邱招
魂篇各有突夏大招篇夏屋廣大沙棠秀只王逸
章句引詩於我乎夏屋渠渠又云厦一作夏則厦

吾心嫏嬛館新校

宋已皆以夏屋爲大室亦不至揚子雲始矣況毛傳只云夏大也鄭箋始以食具釋之正義引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以爲義似可通翰案鄭必以大具爲訓者以與下句每食祭相應也

劉家龍曰詩疑並坐鼓簧趙高之嚆矢每食不飽四牾之先聲